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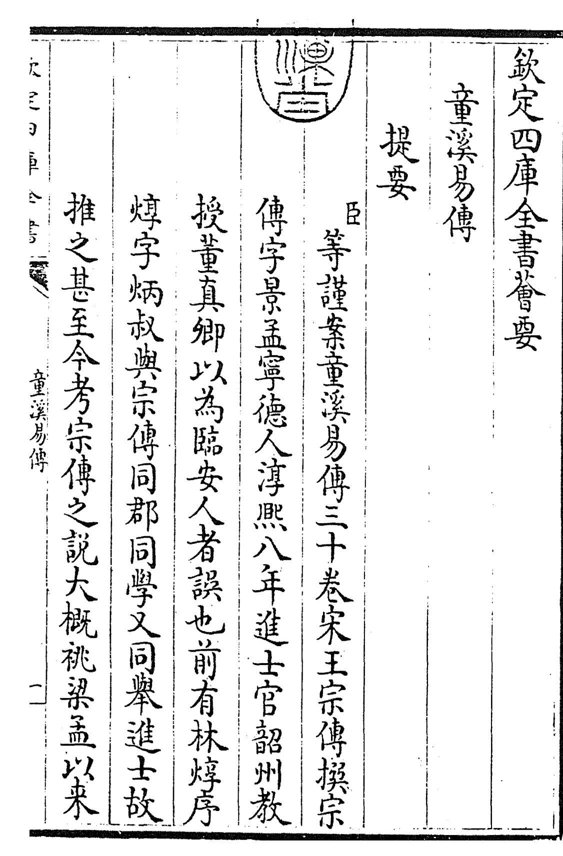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童溪易傳卷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童溪易傳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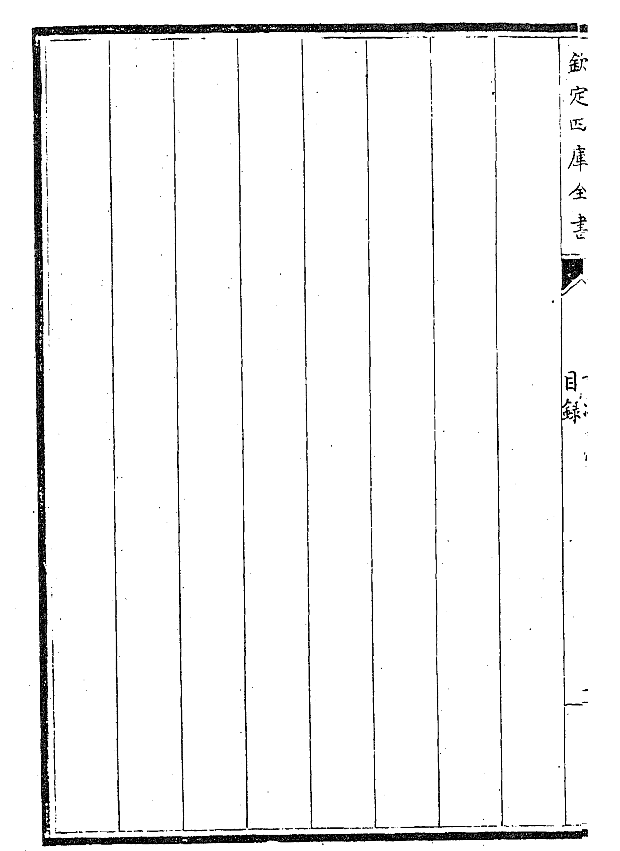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童溪易傳三十卷宋王宗傳撰宗傳字景孟寧德人淳熙八年進士官韶州教授董真卿以為臨安人者誤也前有林焞序焞字炳叔與宗傳同郡同學又同舉進士故推之甚至今考宗傳之說大概祧梁孟以来

之學而闡王弼之餘緒故其書遺象數而談義理頗出入于程朱二家然二家之義理醇乎其醇而宗傳平生乃有性本無說聖人本無言之論其旨不免涉于元虛蓋拘泥象數之失其弊必流於機祥而敷衍義理之失其弊必流於釋老自非大儒罕免出入要其說亦時有可取不能盡廢也存之以備采擇焉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易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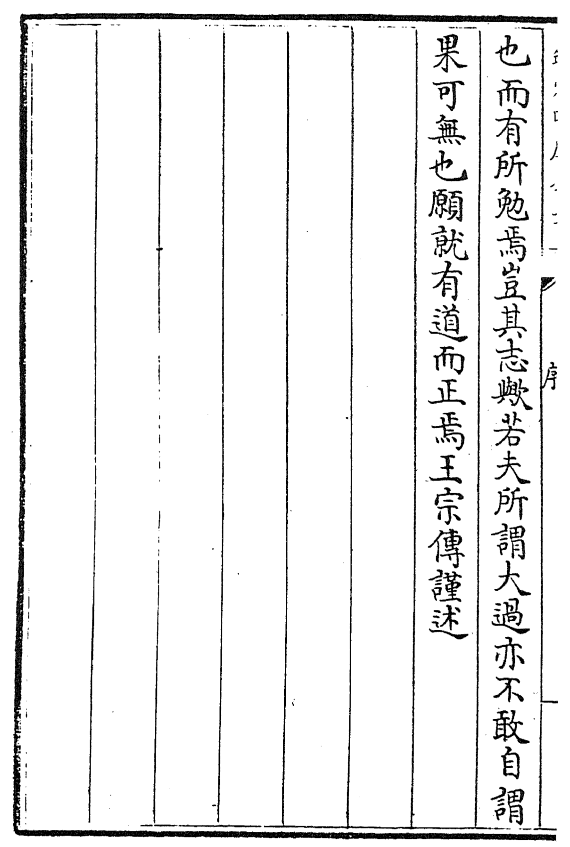
易不可以易言也葢自漢魏以来世之言易者特多於他經而其失也比之言他經者亦多此其故何也易而言之之過也夫人之情有所難乎此也則必有所畏謹乎此而後獲免輕議乎此之失苟惟有所易也則將爭奇競巧而不知中庸之為至德騁私任臆而不知正直之為王道如是則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貿貿然不知朱

紫苗莠之固有其雜而吠聲覘影之流始受其誤矣昔者夫子蓋嘗致謹乎此也觀其言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學易而可以無易之過此豈童心淺智者之所能為也故聖如夫子亦曰吾猶有待焉爾聖人之心其不敢有所易如此也而客有註易與本草孰先之問為陶隱居者則告之曰易先其說曰註易誤不至殺人本草誤人有不得其死者嗚呼自斯人不至殺人之言一發而易之誤自此始矣世之輕議是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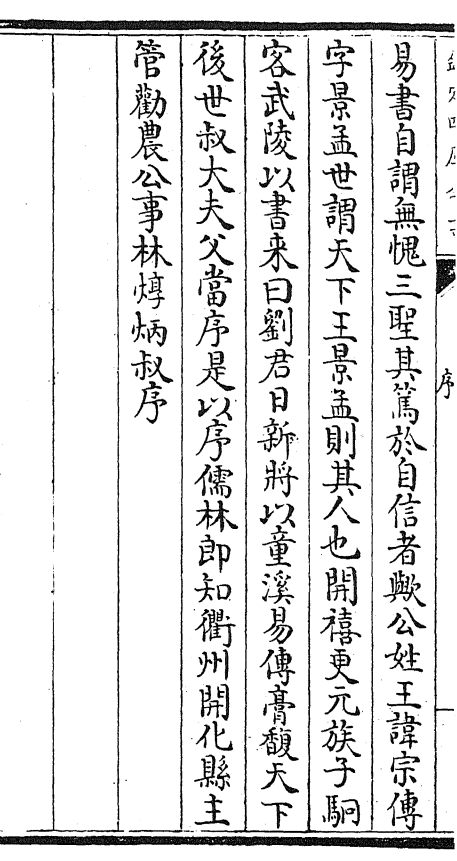
者始紛紛矣夫豈知本草誤誤人命註易誤誤人心人心一誤則形存性亡為鬼蜮為禽獸將無所不至其禍不亦慘於殺人矣乎隱居之言曰本草誤人有不得其死者殊不知註易誤人有不得其生者可謂智乎或曰若之何而可以無易之過如吾聖人之學易矣乎曰竊嘗聞之綱一舉而目張領一挈而裘順天下之有是物也孰從而然歟是故有所謂形而上者之制乎命而後是物也得以肇其長短小大之形吉凶消長之變世之

言易者孰不曰捨是數不可以言易也捨是象不可以言易也而聖如夫子亦必曰是數與象易所不廢也然所以為是數與象者或不知其說焉則自一以往而有不可勝計之數自形色貌象以往而有不可勝計之象雖夫子亦末如之何矣何也聖人之於易徒知據乎其會而已矣據其會則凡憧憧於吾前者莫吾眩也聖人之於易也徒知立乎其顛而已矣立其顛則凡紛紛乎吾下者莫吾度也然則是數也是象也不知務其所以

然之說也而可乎夫苟捨是而役役於不可勝計之地此夫子所謂易之過也然則捨數與象不可以為易而其過也乃數與象也則金石草木所以為本草也而其殺人也乃金石草木也天下同知本草誤誤人命而不知易誤誤人心吁亦異哉余不敏一經之教奉以周旋有日矣然學愈久而心愈雜故雖疲神剔思於此非不勤且至也而未嘗敢下輕議之筆雖然抑嘗思之加我之年亦行甫及矣進無用於時退無補於身不於此時


也而有所勉焉豈其志歟若夫所謂大過亦不敢自謂果可無也願就有道而正焉王宗傳謹述

性本無說聖人本無言童溪之論性然也易盡性書也而何至於多言我知之矣六丁勅易在天三交呑易在人天而人之易其顯乎余與童溪生同方學同學同及辛丑第知其出處最詳公性能酒飲已輒論易嘗曰吾遠祖文中不善辯為負苓者詘使與我遇當瞪目張膽滅其苓而譏之曰爾不有於人又何有於身自是與人論易不倦而於二繫為詳出其門者十九青紫既第之三年教授曲江越二年而書成大書其影曰三十之卷



易書自謂無愧三聖其篤於自信者歟公姓王諱宗傳字景孟世謂天下王景孟則其人也開禧更元族子駉客武陵以書來曰劉君日新將以童溪易傳膏馥天下後世叔大夫父當序是以序儒林郎知衢州開化縣主管勸農公事林焞炳叔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二十一 經部

童溪易傳卷一

宋 王宗傳 撰

發題

易果何物邪聞諸夫子曰生生之謂易又曰易无體又曰其為道也屢遷又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蓋嘗即是數語而熏味之夫天下有生生不窮之理隨在隨有无所間斷在天地則為變化在事物則

為消息在生民則為日用在聖賢則為德業在君子小人則為進退在晝夜則為晦明在古今則為往来新故之迭更也是理也相軋相推有當有否而吉凶以生聖人憫斯人之流轉於吉凶之域而莫知所避所就也故告之以无危不平无易不傾之說而曰此物理之固然者而莫之廢也人能終始以致其懼則无咎矣然則易之為易其大旨可知矣程河南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殆謂是歟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程河南曰乾坤古无二字作易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竊原易之始作也則亦本諸一奇一耦而已矣天下之理有動必有靜有剛必有柔有屈必有伸有消必有長蓋亦未有无對待而能不窮者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聖人得其說據依之以為易故一奇一耦立而陰陽興陰陽興而動靜剛柔屈伸消長之理在是矣然一奇未足以為天下之至健而必三焉

一耦未足以為天下之至順而亦三焉而後乾坤之材備乾坤之材備則凡出乎其中者自此而不窮矣是故乾坤相索而六子以生八卦相重而萬物之變已盡易始乾坤父母萬物之義也夫乾坤健順之理散在萬物亦不特為天地而已也而語天下之物所謂至健至順者則天地是也天惟至健故其行不息地惟至順故其德配天此聖人之於乾坤必推本天地而言焉元亨利貞至健之目也夫萬物以陽熙以

陰凝元與亨其德陽也利與貞其德陰也絪縕以始之草昧而已此元也至亨以極其高大則草斯文昧斯明陽德之成也肅殺以終之揫斂而已此利也至貞以正其性命則揫斯息斂斯藏陰德之成也元而亨出之序也亨而利利而貞入之序也出而入入而出循環不窮迭為四序此乾所以為天下之至健也朱子發曰乾具此四德故為諸卦之首程明道曰一德不具不足謂之乾欲知聖人一言足以盡夫乾曰

元亨利貞是矣

初九潛龍勿用

八卦始作三材之道具於三畫兼三材而兩之又六畫而成卦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此乾所以有在天在田在人之别五稱在天則知上為天之表故曰貴而无位三稱君子則知四為人之表故曰中不在人田地之表也而二稱之則知初之潛又為地之下矣自

初至上奇耦相間其位也所謂分隂分陽是矣九與六或剛或柔其爻也所謂迭用剛柔是矣九與六何以明爻經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夫乾爻六一爻之策三十有六四九之積也故乾用九坤爻六一爻之策二十有四四六之積也故坤用六此大衍之法所以定隂陽之數也然則乾用九坤用六是亦不得不用九用六也而諸儒紛紛之說皆過也九陽之純初位之下也純陽天德也在下

位不可以有為也初九之在乾也德非不足也位不足也故有潛龍之象程河南曰理无形也必假象以明義龍之為物其奮也其蟄也隨乎時而已矣又天類也其神不測而其功足以利澤萬物故以象乾道之變化陽氣之消長其在人則聖人之進退也時乎潛也則當蓄用以待用夫茍強聒以求用非知時者也故曰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五陽位也而居上卦之中故為君之正位二陰位也
而居下卦之中故為臣之正位聖人之於天道乾之
六爻皆聖人也而二以天德居之聖人之為人臣者
也田地之表也耕稼之區也斯人所資以生殖也施
澤不至則斯人失所資矣見龍在田則陽氣播於地
上以長育萬物聖人見於有道之世以施澤萬民也
二與五俱稱大人者以同德處相應之地程河南曰
臣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

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是也乃若他文則德非不同也位不同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安其危則必危危其危則无危此易之道也九三處下卦之上重剛而不中可謂危矣然間乎二乾之間往來皆乾是能盡乾乾之道也故曰君子終日乾乾然其所以乾乾者何事也惕然以危厲自警云爾故又曰夕惕若夕亦終日也凡人之情未有不謹於朝

而弛於夕君子不以隱顯二其心其視屋漏暗室无以異於十目十手之嚴也況日之夕而輙改其度乎夫惟居常以危厲自警則雖處危地而无危矣故曰无咎咎過也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九三之重剛不中此在易所謂過也唯乾乾以自警則其過可无也經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九三有焉三下卦之終也故乾之三則曰終日坤之三則曰有終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躍陽之性也淵陰之所也九四以陽居陰陽動而陰靜動靜之无常也故稱或或者疑辭也九四何疑乎亦曰重剛而不中云爾夫三以重剛不中而惕乃能无咎則四以重剛而不中而或亦獲免咎固其所也然雖躍矣躍而不脫於淵則吾之位分固未嘗或離也此文言謂其不為邪不離羣而文謂其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以天德居天位聖人之得志莫盛於斯也故曰

飛龍在天夫龍之潛於初見於二雖屈伸之不同然皆非其所也必也在乎天而後稱焉蘇東坡曰飛者龍之正行也天者龍之正處也則九五聖人之位可知矣當是時也臣之於君君之於臣民之於上各相利見此二五所以獨稱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易以中為貴以不中為戒諸卦皆然況純剛之乾乎三與四重剛而不中故惕與或乃能无咎上九六陽

已極一陰將生又非特不中而已也故曰亢龍有悔亢極也有過則有悔事而至於有悔則无及矣惟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不至於有悔焉此前儒所以引堯老舜攝之事而證之乾之六爻皆聖人也宜无亢極之悔而上九云爾者以明危者使平易者使傾之理而示萬世帝王之戒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九天德也天之德剛健是也夫剛健之德用得其當

則吉用不得其當則凶傳曰天為剛德猶不干時乾

之六爻自初至上皆九也用得其當則時潛則潛時

見則見時躍則躍時飛則飛以至時行則與之偕行

時極則與之偕極而无干時之愆是之謂善用夫剛

者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羣龍即諸陽爻是也无首謂

時然則然各循乎天而无干時之愆也程河南曰乾

之動无不時也又曰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然非

用九則六爻无首之吉何自而見之不特此爾易上

下二篇凡一百九十二陽爻皆用九實自乾来也凡一百九十二陰爻皆用六實自坤来也用有當否而吉凶從之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王輔嗣曰彖者統論一卦之體經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即乾以推他卦則元亨利貞之類乃具

體而微之彖辭也得吾夫子而後其義浸顯故釋彖之文通謂之彖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釋元也夫莫衆於萬物而所資以始者誰乎乾之元也乾以元德為萬物之所資始而无一物之或吾捨焉則其大可知矣故以大哉賛之天者萬物之祖也然萬物之所以祖天者非祖天也祖元也天恃元故能祖物則元之大益可知矣故曰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釋亨也謂乾既以元德始萬物而亨德繼之

也夫始萬物者乾元也生萬物者坤元也然使乾元
知始物而已而生物之職則一付之坤吾无與焉則
萬物既生之後亦未有能遂其生者矣故夫雲行雨
施乾元之餘用也乾元有餘用故始物者我也育物
者亦我也物得所育則遂其生矣品物流形則向之
有始者今焉各有品目流動遷改得以極其高大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此又即卦之
初終與爻之用九以推明元亨之用也夫卦之初終

乃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不忝故時潛則潛時見則見時躍則躍時飛則飛以至三之與時偕行上之與時偕極无非因時循理之謂也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乾元用九之道得矣故曰以御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此釋利與貞也夫萬物由資始以至於流形而天道之運行見於發育者舉无忒忒如此則變化之妙自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凡蒙生育者孰不各全其天哉

故自資始流形之後性有剛柔緩急之不齊命有長短小大之或異莫不各得其正不虧其全是之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也保合太和謂絪緼之氣所以始萬物者至此而不散離也程河南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乃利貞者謂性命之既正太和之不虧所以利且貞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二語所以結一彖之文也說卦曰乾為首以其尊无與敵也故曰首出庶物又曰乾為君以其命无不聽也

故曰萬國咸寧乾具是四德而萬物莫不服之也謂
聖人之體乾也以德化爲元氣而萬民資此以生養
以膏澤爲雲雨而萬民自我以生殖對時育物而无
干時之愆存神過化而有妙物之道以民躋仁壽俗
入陶甄則其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殆與天同尊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道外无器器外无道故經曰易者像也又曰彖者言
乎其象也彖之所言者卦之象也彖所未言者又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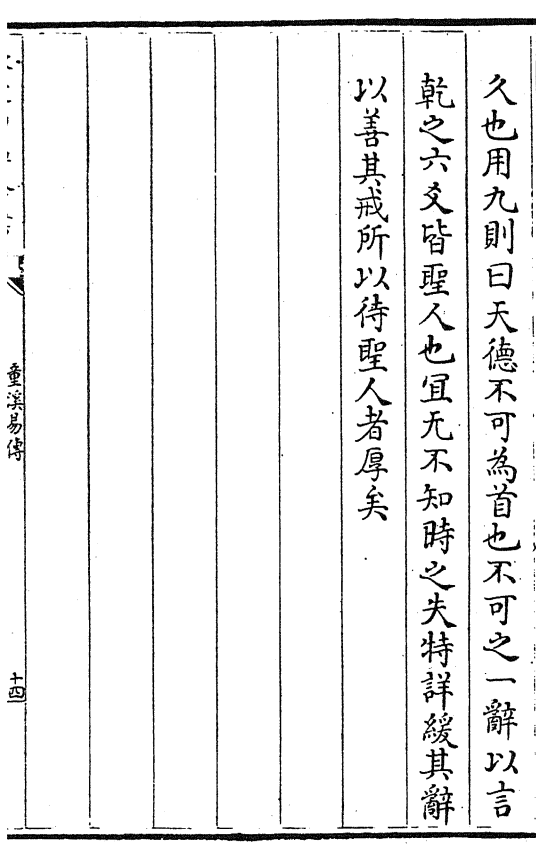
大象盡之六爻之賛亦曰象易无非象故也程河南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隱顯无間天乾之象也健乾之義也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竒一日行一度一時周一方一歳徧八極終則有始其行不息如此其健也夫孰使之然哉自然而然也自然誠也誠者天之道也君子之為君子何容心哉亦天而已矣故曰自強不息以言自強則不息也猶之曰至誠无息堯兢兢日行其道舜業業日致其孝自

強也周公戒成王以无逸伊尹勉太甲以日新非自
強也有以使之也雖然安而行之利而行之勉強而
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又烏知人之非天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
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
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此爻賛也古文易以此爻賛連於彖文諸卦皆然不
獨乾也漢儒鄭康成之徒散爻賛於逐卦爻下獨此

乾卦存古文也後人遂有大象小象之說龍變化物也其所以潛而勿用者以陽德之在下位故也故夫時乎出潛離隱則雖欲勿用得乎此見龍在田德施所以不得不普也然二德之施所以普者亦恃有五也若非應五則吾獨善之不暇如普何三與四在卦所謂中爻也中爻人道也終日乾乾或躍在淵求免乎人道之患而已矣故二爻俱有无咎之辭三在下卦之上有止義故曰反復道也以言往来皆乾造次

必於是也四在上卦之下有進義故曰進无咎也以言吾之位分未嘗敢離於此而進夫何咎也飛龍在天而曰大人造也造之一辭有以見聖人之功用與天同焉天何容心哉聖人亦何容心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矣故造之一辭見聖人之功用即天也而德施之普即付之二焉夫中正之位五是也而猶不已則亢而滿矣故盈不可久也天下之理所可久者中也猶之注水於器也中則正滿則覆此物之固

然者有人焉而曰吾弗顧其覆也而注之不已焉此可久耶上九之亢葢酌水於器而不已而弗顧其覆之謂也故爻謂之有悔而夫子謂之不可久也用九時中之謂也時潛則潛時見則見時躍則躍時飛則飛三則與時偕行上則與時偕極昧夫此者非有不及時之失則有先時之過不及時狷者之為也先時狂者之為也凡易之道於狷者則吝之於狂者則戒其有悔不知有悔則凶矣故亢龍有悔則曰盈不可



久也用九則曰天德不可為首也不可之一辭以言

乾之六爻皆聖人也宜无不知時之失特詳緩其辭

以善其戒所以待聖人者厚矣

童溪易傳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二十二 經部

童溪易傳卷二

宋 王宗傳 撰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諸卦有彖有象而乾坤則加以文言易之藴在乾坤故也乾之文言視坤又加詳焉坤效法於乾而乾者

坤之倡故也四德六爻未易以一彖一象盡之故文言所以言彖象之未言也彖釋元亨利貞有及於萬物以言元亨利貞之在物也文言釋元亨利貞有及於君子以言元亨利貞之在我也以在我言之則元者此性之始也孟子曰性无不善禀受之初萬善咸備夫以萬善之多而咸備於一性之微方其初也雖其菁英未甚發見而生長於方寸之内者已紛紛焉肇其端矣故曰元者善之長也長生長也亨也者此

性之明也始生之性至此而明則衆美於焉而咸會矣謂菁英發見於此時也故曰亨者嘉之會也於元曰善於亨曰嘉始生之性而至於亨則善爲有加故也利者此性之用也利宜也義亦宜也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九卦論益亦曰益以興利蓋利於性者无過乎善害於性者莫大於過遷善而改過非善之所宜然乎故曰利者義之和也曰和云者不悖於義之謂也故孟子知此說故曰天下之

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貞者此性之體也夫性得其正則推而見於事為之際无適而不正其本在我故也夫元亨利貞其在我者如此孰能推而行之君子也故以君子繼之體仁足以長人則推吾此性之善能仁已而又能仁人也長人者吾知其體仁於已而已初无不仁之舉以害於人而人自長育於吾仁之中故曰足以長人若家至而長之則有不足者矣夫子語顏淵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

是也嘉會足以合禮則此性之中衆美咸會而動容周旋之際雖非有意求合於禮自然與禮合矣不然則窘束迫促而无容與之態此非盛德者之事而不足以合禮矣利物足以和義說者多以義者刻制之具非利以和之徒義也此蘇明允之意也竊謂利物者順適物理而行之也君子盡吾此性之用順適物理則其於巳也見善必遷有過必改其於人也遏惡揚善以順天之休命如此則與義不悖矣故曰足以

和義義者時措之宜也貞固足以幹事者夫貞則固不貞則不固也固則萬物不能揺物之所以不能我揺者以正勝之也在我之性以貞而固萬事膠擾於吾前而吾恢恢若運之掌矣所謂能定而後能應也故曰足以幹事張横渠曰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説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夫天之與我以此性也惟君子為能推而行之行此四德則天在我矣故終之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初九之隱也吾非无意於斯世也特其所守以天不以人故曰不易乎世謂守其道不隨世而變也吾非假隱以媒禄也何恤乎名之成不成故曰不成乎名謂晦其行不求聞於時也遯世而无悶窮亦樂也不見是而无悶舉世非之不加沮也梁鴻之隱作五噫

之歌賈誼之遷賦弔湘之文非无悶也无他其所養非龍德故也樂則行之見可而動也憂則違之知難而避也行違視天故也行違視天而不以人參焉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正九二正中之德也昔者夫子嘗有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九二之於庸言庸行但知謹信而止爾積而至於德博而化此中庸之至德也原其所以然則亦不忽於細微故也吾嘗論之矣正中之德无他事也如日必作夜必息暑必絺寒必裘順吾常而已矣吾常之不順則必作意於此作意於此則易弃矣非正中之德也邪者誠之賊也邪之

不閑不能存是誠也誠之不存善世不能不伐也善世不能不伐則累於心者未必決去也夫累於心者未能決去吾見其小耳何博之云吾見其有所繫矣何化之云若夫德博而化則天地之大即吾之德也天地之運即吾德之所不窮也原其初則亦自庸言庸行中出也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所謂庸言庸行也孟子知此說而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其初亦不外於可欲之善有諸己之

信夫子亦以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爲弟子者之職業以言舍是則不可與入德矣二與五均大人也𡨋无不同之德在五則德與位稱在二則位不足而德有餘也故曰君德也以言雖非君位君之德也顔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服膺拳拳而弗失爲邦之問夫子告之以四代事業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君子之於德業未甞廢進修乾之三與四特曰進德修業者處惕或之地尤不可以舍是故也德何由進忠信所以進德也傳曰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既正且固則内有所主而德自此進矣業何由修修辭立其誠者所以修業也業修矣故可居夫兩言之則

曰忠信一言之則曰誠而已德與業非二事誠與忠信亦非二物也誠在内修辭以立之則形見於外上焉足以取信於君下焉足以取信於人君臣之間交孚而无疑則大臣之業可得而居有之矣太甲之三篇周公之鴟鴞此古之大臣修辭立誠以居業之實也知至至之此主進德而言也始焉知德之可至吾之進之必欲極其至也非知幾者安能如此故曰可與幾也謂其知有可至之理故從而至之也知終終

之此主居業而言也終焉知業之可終吾之居之必欲保其終也非能守義者安能如此故曰可與存義也謂其知有可終之理故從而終之也程河南曰知至至之致知也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終始也三在下卦之上故曰在上位猶未離乎下體也故曰在下位不驕不憂此學力也學力既至則知處上處下之道驕憂兩无而恐懼獨存焉故曰乾乾因其時而

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陽也而居上四陰也而居下故曰上下无常九陽也而主進四陰也而主退故又曰進退无常夫處人臣之位上下宜其有常也今也上下无常則疑於作為回邪矣進退宜其有常也今也進退无常則疑於

離去羣匹矣然九四之躍雖躍矣而不脱於淵則人臣之位分吾未嘗或踰焉以此知其不為邪不離羣也既非為邪又非離羣何為是之不寧也亦曰進德修業欲及時云爾此所以不遑寧居而有上下進退之勞焉程河南曰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恒即常也恒之卦曰恒久也恒常初无異義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大凡心之同者則誠意交孚而其聲斯同德之同者則惟馨發聞而其氣斯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以言二五心德之同也水者陰中之物而其流濕則下與陰同火者陽中之物而其就燥則上與陽會水流濕火就燥凡以致精神之運以言二五之所以同心也龍者東方之畜而雲從之則物賴其澤虎者西方之獸而風從之則物被其威雲從龍風從虎凡以致仁

義之化以言二五之所以同德也是故聚精會神而昭徹四海懷仁附義而生成庶類此聖人作興而萬物之所以咸覩歟五天位也而曰飛龍在天此本乎天者也二上應五故曰親上二地位也而曰見龍在田此本乎地者也五下應二故曰親下文言推廣利見大人之義於萬物則言覩於二五則言親親如父子如魚水覩則拭目觀瞻而已言各有旨也夫九五大德之君也固欲得大德之臣而任之九二大德之

臣也必欲得大德之君而事之上與下交相親故曰則各從其類也程河南曰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況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又曰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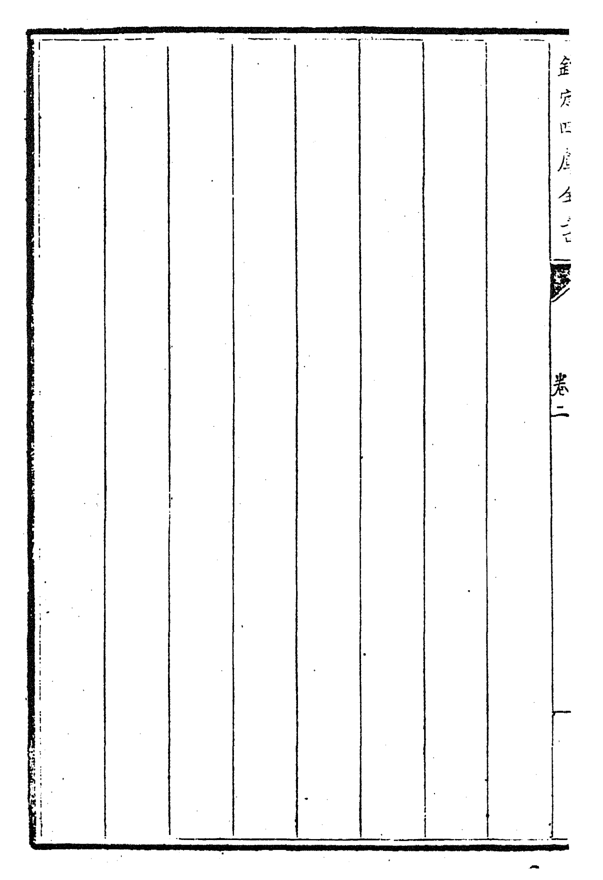
生殺予奪之權已擅於五故曰貴而无位謳歌獄訟之心已歸於五故曰高而无民同心同德之佐又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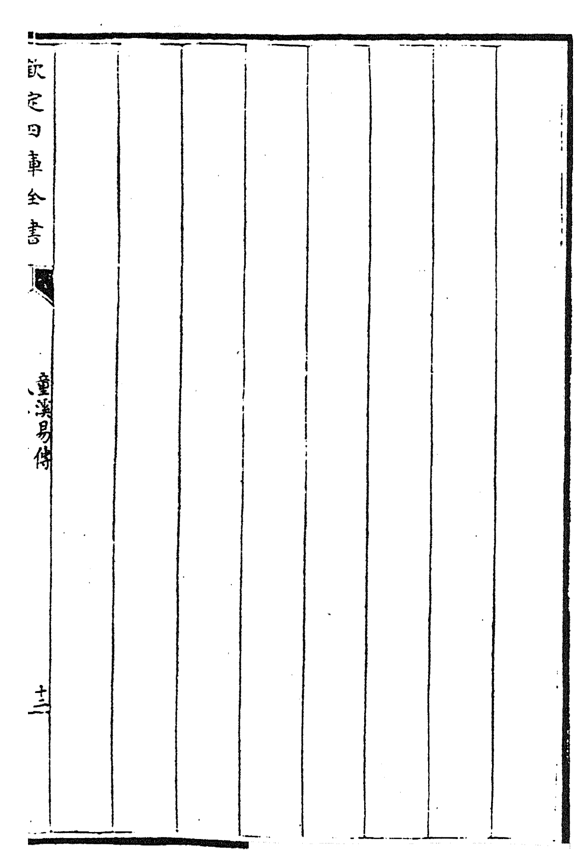
應於五故曰賢人在下位而无輔經曰聖人大寶曰位位可无乎書曰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民可无乎又曰后非賢不乂輔可无乎无此三者有悔必矣其曰是以動而有悔也以言无動而非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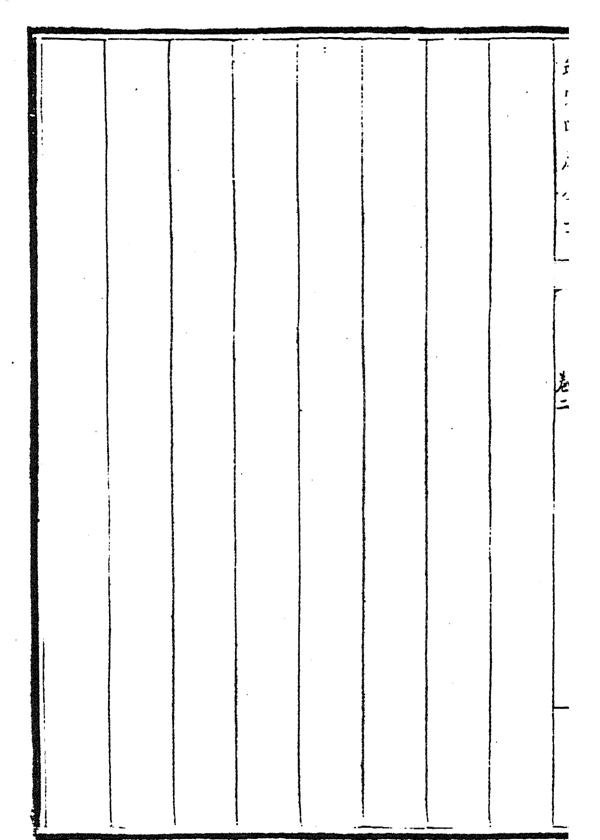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

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

天則以下闕







而聖人之大寶亦曰位互文以見義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文言之於四德也首章以人分而釋之此章以天道合而論之其分也以言其先後之有序其合也以言

其功用之不分各有所指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謂始物者乾元也而亨物者亦乾元也萬物自有始之後其所以日長月化形遷如流者孰使之然歟乾元實為之也人知始物元也而不知亨物亦乾元也故以始而亨一歸之於乾元此有以見元與亨功用之不分也利貞者性情也謂利得其正則情无非性矣程河南曰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皆貞也夫動而生物者乾之情也所謂亭毒化育

之利也正而不變者乾之性也所謂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之貞也利萬物也以貞則是性其情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故曰利貞者性情也此有以見利與貞功用之不分也夫利物而得其正者又誰歟亦乾元也故於利貞者性情也之後又繼之以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始元也美利亨也亨者嘉之會美亦嘉故也利天下利也不言所利貞也所謂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也

故贊之曰大矣哉大亦元也此又有以見元亨利貞功用之不分也自大哉乾乎以下又廣言四德之餘旨以明乾之所以大故又先贊之曰大哉乾乎乾惟大哉故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不可以一德名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不可以一義求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不可以一用盡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不可以一方拘也夫剛乾之體也健乾之用也剛故不變健故不息一氣之運動无非時中也自然之天理无不順

正也所謂純者專一而不雜也可以卦畫見之夫八卦皆純也奚獨乾歟曰六子陰陽雜也而坤又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則所謂純一不雜者莫乾若也乾有是純一不雜之德故稟之於已則為粹貸之於物則為精剛不干時乾之粹也精氣為物乾之精也楊子雲曰天精天粹萬物作類是也乾之德如此其不一也故悉而數之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乾有不一之德六爻自初至上其所以發而揮之者果何事歟

亦曰不外乎是德云爾是德也發而揮之於六爻之間故初之勿用則養其剛三之乾乾則行其健二五中也而三與四之重剛又警其不中三五正也而上之有悔又欲其不失正乾元用九則其純也天德不可為首則其粹也以至萬物資始於乾元則其精也乾之難見之情无所不通如此然則乾之情其所以旁而通之者即乾之六爻也其所以發而揮之者又即乾之不一之德也豈有他哉故既言乾之德而繼

之以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六爻既以發揮則知時潛時見時躍時飛與夫時行時極各乘其時而不紊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此乾元用九所以乃見天則也故又繼之以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六氣順序則乾之功用博矣故以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終焉雲行雨施天之澤也而所以為雲為雨者乾元之餘用也夫乾元之大也為萬物之所資始則雲行雨施而天下均被其澤者乃其餘事耳故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乾之德不可以一德名乾之用不可以一用盡乾之爻不可以一義求乾之澤不可以一方拘其曰大哉乾乎信乎其大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行之於德如影之隨形不可以強无之也特因其所處如何耳時方隱伏則雖有是德而无是行乃若出潛離隱則以是德為是行也猶之植木於幽暗之地

表未始不存而影未始可見何也隱使然也若夫大明方中无有欺蔽向之植於幽暗者舉而移之顯明之地則表立而影隨矣此君子之道所以不可誣也德之在我患未成爾行未成非所慮也德既成則推此以為行乃其餘事爾所謂日可見雖欲俄頃少蔽之不可得也初云龍德而隱德非不足也位不足也夫君子之心不敢以天之所予我者自私久矣今也吾身隱而未見則吾心之所欲施者亦未見其可也

故曰行而未成行而未成則不成乎名矣此時也非我志也然則如之何曰與其有干時之愆無寧隱居以求其志也故曰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君子得之於天者與人同也所以輔其天與人異也既有以得於天而无以輔其天弃天也學問之道无他輔吾之天也吾之天既有餘地則寬居仁行何往

而不暇所謂君德如此而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自夫十有五以往良知良能之外何事非學前言往行未際於耳目艱難險阻未經於履歷此非學不可學以聚之則所得富矣所得既富不悶以辨之則孰為得孰為失孰為是孰為非則懵然矣故繼之以問辨也學聚問辨其德成矣九二出潛離隱則以成德為行此其時也故又繼之以寬居仁行寬以居之涵養是德

於己也仁以行之推行是德於人也君子將以推是德於人而在己者无雍容涵養之素則事至而應亦有所不給矣故寛以居之所以涵養是德也至於仁以行之則德施普矣前章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學問之力也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涵養之功也二之見龍在田而生養之利无不被非由學問先自涵養何以至此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子曰過猶不及以言過與不及皆非中也九三重剛而不中過乎中也下乘九二初九之剛故曰重剛而不中九四重剛而不中不及乎中也上乘九五上九之剛故亦曰重剛而不中易以中為貴以不中為戒故三與四均致意於此上不在天謂非五也下不在田謂非二也而四處人物之表近君之地謂之中不

在人又不得為九三也三既惕矣四烏得而不或邪昔魏徵謂王仲淹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若三之惕則不得不憂矣四之或則不得不疑矣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其辭危乾之九三九四是也三與四處危疑之地故其辭亦危何危乎當是時也上有堯舜則揖遜之事興上有桀紂則湯武之變成詎勝言哉故居此地者皆當因時進德修業而勿忘惕或之

念夫然後得俱免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至理无乎不在在天地則為覆載之德在日月則為晝夜之明在四時則為寒暑之序在鬼神則為禍盈福謙之吉凶均一理也一理所在以心契之故无往而不合无往而不合則大矣故天地以无私為德日

月以无私為明四時以无私為序鬼神以无私為吉凶而大人則以无私為心以此无私合彼无私宜其大也夫至理純乎天而已矣故天全是理為造化之主地配天也日月四時鬼神皆分任其造化之職者也大人全盡是理則亦天而已矣故先天而天弗違大人即天也後天而奉天時天即大人也爵不知其分焉雖然後天而奉天時猶有天在也先天而天弗違則大人之外无別有天矣故終之曰天且弗違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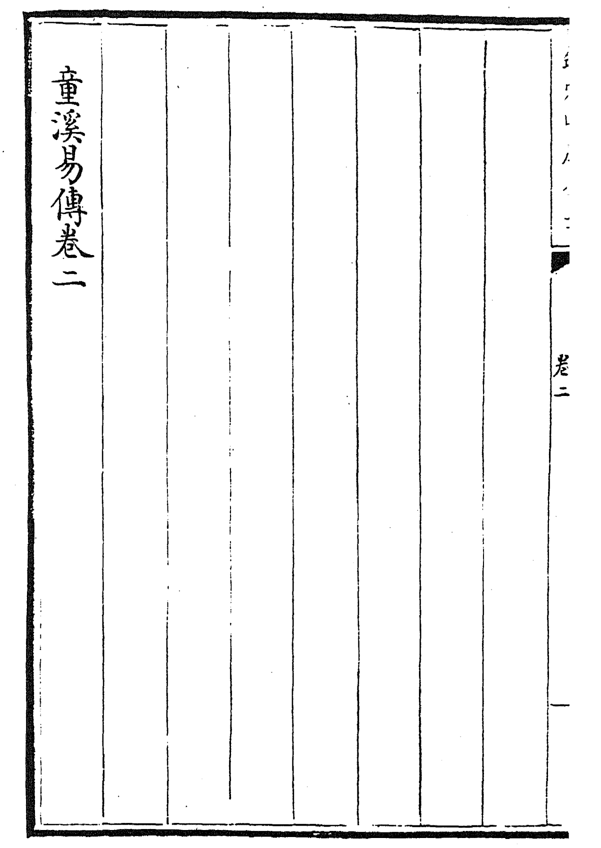
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言人與鬼神相與晦明於大人之天之中而不自知也夫始於无所不合終於无所或違所謂大人造化也以此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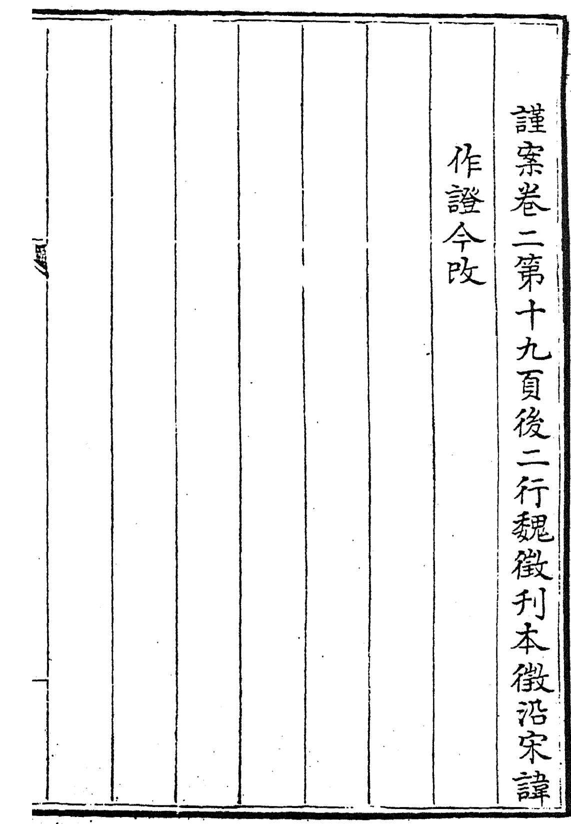
无危不平无易不傾易之理也故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有得必有喪知其一不知其二過矣此上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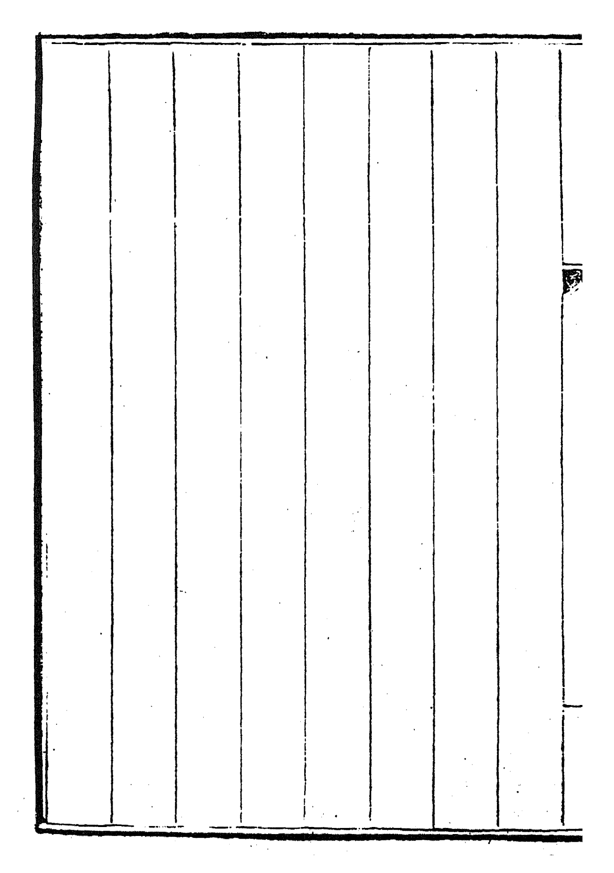
之所以亢也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廣言六爻用九之道以終文言一篇之意乾之六爻皆聖人也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如初之潛則知以退為正也二之見則知以進為正也四之進退无常則知進而又知退矣三之在上不驕在下不憂則知存而又知亡矣五之下見二則知退托以求助而不敢保其存也凡此皆不失其正也上九亦聖人也宜无失正之舉容有不知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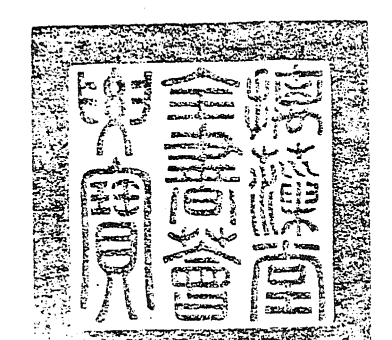
而至於亢者易之示戒深矣夫自亢言之則有進有退有存有亡有得有喪自聖人言之則雖有進退存亡而實无得喪於其間也何也謂其因時順天而吾无容心故也故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及於得喪焉終始兩言其惟聖人乎深嘆上九之不失其正也夫不失正則不失聖矣



童溪易傳卷二


謹案卷二第十九頁後二行魏徵刊本徵沿宋諱作證今改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宣蓧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童溪易傳卷三十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童溪易傳卷三

宋 王宗傳 撰

䷁ 坤上 坤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程河南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利字不連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只有三德大抵四德具乃謂之乾德配乾乃謂之坤坤云四德同於乾而貞體則或異者乾以剛固為貞坤則柔順而已故有取於牝

馬之貞葢牝馬柔順故能承順乎人坤以柔順故能承順乎天夫乾為馬以其健於行也若乾行而坤止則无以共成其化育之功矣故坤亦取諸馬而又取其牝馬者以謂不牝則不順非馬則不能往應於乾相為无窮故也夫坤以柔順為貞故能往應於乾君子之進為於世也夫豈專恃吾有能行之才歟必也待人君命焉而後承駕焉而後騁以務合坤之德而已故繼之以君子有攸往謂其以承順為行則无干

時冒上之慾而有所往也先迷謂其行也陰或先陽則迷謬而失正後得主利謂陽倡而陰從之則得主而利也得主猶曰得君也為坤之主也誰乎曰乾也坤得乾以為主有順利而无迷謬非能自後寧至是乎上六其道窮也先迷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後得主利也自西至南陰位也而坤位西南之維故曰得朋謂其類皆陰也得其朋類相與以贊成生育之功也自北至東陽方也而東北之維艮實位焉此

萬物成終成始之地也陰之類於此絶矣故曰喪朋然乾元於此資始則坤元以資生應之未有乾行而坤止也故生育之功又肇於此焉則雖喪也乃所以為得也故彖有乃終有慶之説大抵坤之為德以後順為貴得朋以替成生育之功後順也喪朋以往應於乾而肇生育之功亦後順也此之謂得主而利也故終之曰安貞吉謂牝馬之貞坤之貞也安於此而不變則无先陽之迷故吉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稱父坤稱母父道尚尊尊故大母道尚親親故至此大與至之別也故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萬物資始於乾而有氣則資生於坤而有形乾動而坤隨乾授而坤受是故乾始而坤生順而承之不敢違也故

曰乃順承天乾元之既始乎物也其功用未已也又有以資而育之雲行雨施是也則坤元之於物也亦豈特生之而已哉又有以宅其生而使之輯寧泮渙自適自遂而後已是故坤厚載物宅其生也含洪光大則又輯寧泮渙其生也此乾坤功用之不窮也夫其所積不厚則其所載者无力舉天下之物吾所生也又吾所載也此豈无力者能之乎故曰坤厚載物以謂不如是則其德不能配天矣无疆天之无疆也

德合无疆地之无疆也以此无疆合彼无疆非厚能致然邪含洪光大以言其德之无疆也夫萬物盡生於我而或有流離廹促之態而不能自適自遂焉則其責又在我矣故坤之為德也必有以容之使不流有以舒之使不廹容之使不流輯寧其生也所謂含洪也舒之使不廹泮渙其生也所謂光大也含洪德之器也光大德之化也凡此皆无疆之謂也萬物於此雖欲不自適自遂得乎故曰品物咸亨取諸牝馬

者以其地類也地陰德也故牝馬其類也牝馬柔順而亦健於行則能往應於乾故曰行地无疆謂之行地无疆則无疆之德地固有焉此所以德合无疆也夫牝馬之行地无疆也以其柔而利貞也君子之有行也否是其可乎故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亦猶乾之文言釋元亨利貞又繼之以君子行此四德者易之取象明義凡以為君子設故也先何為而迷邪以其失坤順之道也牝鷄之晨西雲不雨此先迷也後何

為而順邪以其得坤道之常也君倡臣和男行女隨此後順也得常所謂得主而利也西南得朋以君子言之仕進之初也初貴引類故泰之初有拔茅之征與類行也東北喪朋得君之終也終貴道行故大畜之上有何天之衢亨終有慶也朱子發曰得君者臣之慶得親者子之慶得夫者婦之慶夫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坤以柔順為貞安於貞而不變此地道所以為无窮也故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君子

之有行亦務合於坤德安於貞而已夫天有是无疆也而坤以厚德合之故為地之无疆地有是无疆也而君子以安貞之吉應之則又為君子之无疆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其運乎故乾之象以天行言地其處乎故坤之象以地勢言行則貴其不息勢則貴其所積之厚而不輸爾載也子思子曰地以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大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蓋言所積之厚然也夫

德之在我我所固有君子固无以異於人也然語其

任天下之重者則類非猥薄者之所能勝也是必積

累之素見於平日之所養而後能然爾鼎之九四鼎

折足覆公餗夫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

而任重鮮不及矣德非厚德故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

至堅冰也

乾之初九一陽在下其曰潛龍勿用者懼其傷也坤

之初六一陰在下其曰履霜堅冰至者防其長也懼其傷愛之也防其長忌之也夫陰陽天地之道消長往來為晝夜為寒暑為古今一息不停也聖人何容心於其間而有所愛有所忌也哉張横渠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惟易為君子謀也故陽君子道也則必委曲愛護惟恐其或傷也惟易不為小人謀也故陰小人道也則思杜其漸防其微惟恐其遂長也夫消消不過將成江河毫末不去將尋斧柯陰氣始

凝霜也凝而不已則其至堅冰也必矣此无他馴致之故也惟見微慮早之君子知天下有所謂必至之理故謹其辨於履霜之初則馴致之禍亦或幾乎熄矣鄭莊公之寵弟不用祭仲蔓草之諫而待其自斃遂至於同氣交兵子母相失噫此无他昧履霜早辨之戒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坤六爻惟二為盡地道何者以順德居正位順之至也故循理而行无所容偽直也隆殺厚薄各當夫物方也直方故大大則能配天矣此坤德之自然也夫天下之理本諸自然者則其功順成初无所待不習无不利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以承天而時行見之行其所无事六二之直也時措之宜六二之方也夫習而後利者有之是然其利有限也六二直方之德根諸所性乾動而坤隨德與天合豈有所限之利哉

此地道之所以光也光者六二之所不可掩者所謂大也程河南曰不習謂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或曰乾之二五以同德相應坤之二五亦同德也何以无相應之義曰程河南曰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邵康節曰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

夫效其法而終其勞坤之六三是也三陽也而明於內六陰也而晦於外含章也六三非正也居下位之尊當靜晦之時而有含章之智亦可謂之貞矣然含章不發非不發也發於從事之間而若未嘗發焉爾故繼之曰或從王事而象曰以時發也曰時云者義所當為吾必為之但含晦其美不敢居其成功也然則不知含章不可謂正含章不以時而發可謂之正乎亦不可也无成有終謂不敢居其成功惟後順以

終其勞爾夫時晦而晦非不盡忠也時發而發非好從事也故晦而不發非智也發而不晦亦非智也智也者晦其所發發而必晦之謂也故賛之曰智光大也古之人所以无智名勇功者以此後世君子身處高位以含晦為心則或至於拱默无營以強聒為事則或至於矜伐而取忌由六三言之何暗如之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乾九四曰乾道乃革則坤六四亦坤道乃革之時也

以周正考之建酉之月革秋而為冬則六四是也當是時也陰氣既凝萬物歸根小人道盛而君子不利故曰括囊括囊謹密以遠害也知所以遠害則寵辱不至故曰无咎无譽韓退之所謂刀鋸不加車服不維是也蘇東坡曰咎與譽人所不能免也出乎咎必入乎譽脫乎譽必罹乎咎咎所以致罪譽所以致疑也甚矣无咎无譽之難也然當是時也譽亦所以致疑則譽亦咎也故象曰括囊无咎謹不害也太元以

馴凖坤而次六有曰囊夫括珍寳泄此則不知謹密而致害也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易中以六居五葢半矣莫非君也在泰在大有之類則為謙順之君在離在未濟之類則為文明之君在豫在恒之類則為暗弱之君惟坤也五雖君位坤實臣道故不取君義但微婉其辭而致之意曰黄裳元吉夫黄中色也裳下飾也惟中也故通達為臣之理

而不可失惟下也故謹守為臣之分而不可踰如此則中有所養外无所越吉孰大焉程河南曰黃裳既元吉則居尊為天下大凶可知又曰在坤則陰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婦居尊位女媧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元吉之戒而不盡言也文在中也謂積至美所養既厚則能謹守其分六三六五皆陰外而易闕故三曰含章五曰文在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道馴致於初至五而盛矣至上則其道不得不窮葢六陰極於亥至子而一陽来上六亥也乾位亥前正陰陽交戰之地故説卦曰戰乎乾以言陰陽勝負之機實決於此時也夫陰小人之道不可以過盛而與陽敵故於六陰之極而稱龍焉存陽道也存陽道者存君子也在剥之上五陰既盛一陽雖存凛凛乎其危也而上九爻言之曰碩果不食又曰君子得輿

以言天道不可以一日而无陽天下不可以一日而无君子故邵康節曰夫易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道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已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然无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上六在一卦之外陰既失所而陽未正其位故曰戰于野當是時也以強弱較之陰既盛而陽猶微以時勢論之陽當信而陰已屈俱不能无傷故曰其血玄黄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乾之用九用得其當則吉用不得其當則凶惟坤亦然故用六之利在於永貞而已永貞謂久其貞也彖以安貞為吉則用六以永貞為利可知也夫坤之德所以能配天者以其久於其貞也貞則大大則能配天矣故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或曰二之直方三之含章四之括囊五之黄裳是皆善用夫六者謂之永貞可也陰道馴致於初而窮於上得為永貞矣乎曰

陰與陽循環无端不有所始則不有所終不有所終則亦不有所始易之道然也惟君子見微而慮遠於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於龍戰則識陰道之已窮亦如乾之勿用於初而不可以久於上也夫是之謂永貞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乾之文言首釋元亨利貞之四德甚詳且明也至於

末章乾元者始而亨也以下之文則間引釋彖數語而參錯之今坤之文言其於四德則疑若未始釋之也亦間用釋彖文義而兼足之其文莫適為先後與乾文言末章大略相似聖人文章體制變化不一如此蓋不如是則不謂之文言故也然即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二語以觀之則坤之四德亦昭然而默存矣夫至柔至靜則坤元所謂至哉也其動也剛則亨與利在其中矣所謂德方則其正也天下之

理不至其至則變通宰制之權不屬諸我至柔至靜此坤之所以至其至也柔至而動剛靜至而德方亦其理之必至也惟其動剛故能德應乎乾而成萬物化育之功惟其德方故能不拂乎正而順萬物性命之理此坤之德所以能配天也後得主而有常則申後順得常之義含萬物而化光則申含洪光大品物咸亨之義聖人賛坤至此間用釋彖文義而兼足之莫適為先後也豈固為是異同耶申之者確之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葢言順也

善人之於善也力其所積而不必其所可必小人之於不善也亦然聖人之於善人也原其所積而必其所可必其於不善人也亦然葢君子之心知盡其在我者而已故不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及其積也不已則報效也亦不已小人之心知任其在我者而已

故不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及其積也不已則其報效也亦不已此必至之理易者進君子而退小人之具故陽為善而陰為惡陽為君而陰為臣坤之初六一陰始凝象取履霜謂不善之積實基於此時也苟不於此時辨其萌芽去其漸長則凡天下所謂弑父與君之大惡无所不至矣此必至之餘殃也原其所以然亦以積小而大由微而著事勢之順成也故曰蓋言順也朱子發曰先儒常以乾坤論之謂君子之

道有時而消於是有坤化陽滅者矣然而復出為震者餘慶之不亡也小人之道有時而消於是有陽息陰盡者矣然而姤極生巽者餘殃猶在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者何正是也方者何義是也夫循理而行无所容偽之謂正直也者正而无偽也隆殺厚薄各當夫物之謂義方也者義之所當然也君子敬以直內則所

謂正而无偽者存諸我矣如是則內有所主雖一毫人欲不能入吾舍心正而意誠也義以方外則所謂義所當然者當夫物矣如是則外得其宜雖起居出入未踰吾閑國治而天下平也夫學力不至則內外間斷君子之學合內外之謂也主敬以直吾內則敬立矣行義以方吾外則義立矣敬義既立則物我无異而天下歸仁矣此德之所以不孤也不孤所謂大也知有內而不知有外知主敬而不知行義非不孤

之德也君子之德大而不孤則性與用一物也用與性一源也所謂行其所无事而不失乎時措之宜者雖屬之我而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如是則行之事物之際殆如履吾室中庸何纖芥之疑乎或問既曰直其正也不曰正以直内而曰敬以直内何也曰正云者有靜意也敬云者有活意也六二正也欲發明六二之動故又曰敬而正在其中矣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

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坤之六二以順德而處正位六爻所謂盡地之道者莫二若也故曰地道光也而三之无成有終亦曰地道何哉曰地道以處下得中為正三下卦之成也聖人懼其以成功自居故為之戒云而以臣道妻道兼言之所以示戒也詳矣三之章五之文文言釋之或曰有美或曰美在其中文與章皆美物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非有美而不發也發之於從事之間

而若未嘗發云爾夫發之於從事之間而若未嘗發非不發其美也不暴其美故也有美焉而不暴則吾知惟王事之從而已爾吾知代天之功以終其勞而已爾所謂成功吾何有焉此六二之智所以光大也晉武之平吳也王濬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王通謂曰卿功則美矣然卿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

焉如斯顔子之不伐龔遂之雅對何以過之噫此坤

六二光大之智也濬何足以語此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蓋言謹也

六二六四皆以柔處柔順之至也然二則居下履正

盡坤之道而四則坤道乃革之時視二為失位也夫

以至順之德處失位之地當是時也何不用吾順乎

曰順乎時而已矣故曰天地閉賢人隱然必先之以

天地變化草木蕃者以言天地變化草木亦蕃而況於賢人乎天地閉塞賢人亦隱而況於草木乎互文以見義也雖然後世之隱有二槩有避咎而隱者有好名而隱者避咎而隱者志於无咎而反有譽好名而隱者恥於无譽而反有咎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穴之下而名振於京師此志於无咎而反有譽所謂避咎之隱者也梁鴻作五噫之歌而時君惡之此恥於无譽而反有咎所謂好名之隱者也然則六四爻賛

既曰括囊无咎謹不害也於此又曰括囊无咎无譽
盖言謹也豈不為好名者設邪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
事業美之至也

君臣上下固有不易之理亦有不易之位中无所養
而於理不通者則雖冒昧竊位而有隕越之禍不顧
也況欲身安道隆功著名顯其可得乎惟夫所養之
至富貴利慾不足以動其心故雖躡高顯係衆望曾

无欣豔於其間若詩人所謂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夫黄中美在其中也德美存其中則為臣之理豈有不通曉者乎於理既通則能正為臣之位而不失居下之體矣凡此皆美在其中而然也存諸中者既不可誣則形諸外者亦不可掩故其聲色也暢於四肢无非粹然盛德之容其成務也發於事業无非犂然當於人心者此非所養之至詎至是邪故又終之曰美之至也盡乎此者求之古人則周公其人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天下之理不可以有所極也有所極則有虧苟有所極而曽无所虧之處則不可常矣故陰陽之相推相盪而相與爲无窮也知道者未嘗不曰此理之固然也而聖人特假是以爲隱惡揚善進君子退小人之說焉則其所寄之㫖亦微矣張横渠曰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謂陰也夫坤之上六之陰陽不疑其軋巳

也則必不至於戰至於戰者陽之不得已也亦陰之不肯已也不肯已者與不得已者騈然而作敵焉此亦理勢之所必至也而聖人則曰天道不可一日而无陽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君子故稱龍於盛陰之時者存陽道也當此之時不可以无陽故也夫苟无陽此聖人之所嫌也張横渠曰及其長也闘之於未然則稱龍於此時之謂也大抵易於嫌疑之地聖人必深致其意焉乾之九四言或躍在淵而不稱龍者為

其嫌於近五也坤之上六言龍戰于野而必稱龍者為其嫌於无陽也然九四之或自疑也上六之疑陽疑之也自疑自省也人疑之則不知自省矣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繫辭曰方以類聚乾曰各從其類謂陰陽各有其類也今也陰陽紛爭雌雄未決均不免於或傷故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又曰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若已離其類而无雜揉之傷則陽道反正而无事矣此光武勇於大敵之後所

以投戈而息馬也

童溪易傳卷三

童溪易傳卷四

宋 王宗傳 撰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乾坤之後繼之以屯與蒙者經曰有天地而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初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物之穉也此夫子

序卦之旨也而愚之意則曰繼天地以用事者長子也其次則坎又其次則艮此三男相繼以效其勞於天造草昧之日闢天荒理地脉發初性而盡開物成務之道也故震之一陽實繼於乾坤之後當天地玄黄雌雄既決之後而以貴下賤為屯之初九也故屯之下體震而上體坎蒙之下體坎而上體艮也三男相繼以效其勞不亦有序矣乎屯之初九曰利建侯蒙之九二曰子克家葢謂是也元亨利貞乾坤之四

德也乾坤萬物之父母也故具此四德自乾坤而下若屯隨无妄革能具其大體而不能盡其全用則閔子顔淵之於聖人具體而微之謂也又其次則有具三德者若離咸萃兊渙小過有具二德者若大有蠱漸大畜升困中孚有具一德者若蒙師小畜履泰謙噬嗑賁復大過震豐節既濟未濟則子游子夏子張得聖人之一體之謂也方屯之時難未亨也所謂天造草昧者也當此之時未亨之難必期於大亨故曰

元亨夫有一言足以當天地萬物之心曰正是也則所以已天下之難者正也故未亨之難而期於大亨非利於正不可也勿用有攸往者非无所往也當往而往往而不在我故也夫往而不在我而奚在乎曰在乎正而已矣初九謂盤桓則欲其當往而往也所謂志行正也則往不在我而在正也解坎下震上屯之反也其曰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夫既曰无所往也未幾而又曰有攸往者何也天地之解已

在此時故也然則方屯之時所謂有攸往也則勿用焉而惟正之是卜可也侯者共理之人也當屯難之時民思其主而欲以合之一身濟焉難矣故又利在建侯乾坤一索而得震而震之一陽用事於羣陰之下是為初爻故曰剛柔始交坎水也水善陷故曰難生又曰險也動乎險中謂初九也初九以陽德居陽位正也此大亨之道也朱子發曰安乎險與動乎險而不正皆非濟屯之道震為雷坎為雨雷以洩陰陽

之怒氣雨以播陰陽之膏澤所謂雷雨之動也動謂震也滿盈謂雷雨之動充足乎宇宙也雷雨之動充足宇宙則无一物不蒙其功誠異乎屯膏未光之施也夫天造之初草創冥昧既難以吾之一身濟焉則衆建諸侯宜矣瓜分碁布之勢既連屬於宇內則雖有强暴誰與為亂哉然既建侯以翼巳而未始忘乎險難故又曰不寧則又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戒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象取雷雨象取雲雷者以言既雨則非屯象矣故雷
雨作則為解雲雷屯則為屯也夫措之天下則為事
業蘊之吾心則為經綸當理亂解紛之時而經綸之
无素焉則欲亨屯也難矣故緻謀締慮屯結乎吾中
若雲雷之欲雨而未雨焉此則屯之象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
下賤大得民也

九以天德居下位亨屯之主聖人之拔閭閻者也故

行止動靜盡彖之德盤桓利居貞即彖所謂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也庖丁之解牛也曰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此所謂盤桓也盤桓即象所謂經綸也使初九无行正之志則不待當往而往矣所謂行正之志何也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能居是正則能行是正矣建侯為民建也建侯以為民則吾知有民而已又安知有已也哉故貴與賤所不必辨也此盛德事也陽貴而

陰賤陽少而陰衆陽為君而陰為民初九一陽處三

陰之下故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

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君子守道不回不苟合而失正六二正也當屯之時

欲上應於五而未果下乘初九之剛而不與合欲上

應於五而未果屯如邅如也下乘初九之剛而不與

之合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也屯邅不進

之謂也初九動乎險中馬之象也下馬曰班與馬異處欲行而止之謂也二與五陰陽之正也而居相應之地時方屯難莫與之合初非吾耦而二與之迫焉則以寇目之未暇論初之德如何也夫二旣以寇目初豈與之為婚媾乎此女子之貞而忠臣之義也字育也女子以正為德以字為功若失德而有功寧貞而不字也若夫屯極必通數極復始而正應乃獲故曰十年乃字十謂數之極也夫天下不常治亦不常

亂亂極必治不孚終孚事勢有所反也故又曰反常也若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為唐忠臣則六二所謂不孚而得乎反常之道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傳曰秦失其鹿天下競逐六三當屯之時所謂競逐之夫也漢高祖語諸將曰諸君知獵乎逐獸者狗也指蹤者人也坎為隱伏五以一陽伏於衆陰之中鹿

之象也夫初九所以大得民者建侯以巽己故也用能作於閭閻而為亨屯之主六三居不以正動而无應猶之即鹿也志在得禽而无指蹤之人也所謂无虞也虞入山林之導也入於林而无其導焉徒往也上六處一卦之外而非其應也故有入于林而无虞之象君子則不然與其往取窮吝而无所獲也殆不如舍旃而安於屯居貞以待時而无妄動之失夫惟有所不動動必獲矣則初九是也幾殆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昔孔子之取虞人也取非其招而不往而孟子亦以不待招而往謂之枉己四與初居相應之地不即應之亦曰乘馬班如者待招而往故也初之以貴下賤有求婚媾之禮故四之往應於初亦有乘馬之象於時為屯故亦不免於班如焉夫婚媾之道不待求而往枉己也蒙之六三所謂不有躬无攸利是也求而不往亦不謂智成湯之三聘伊尹也尹乃幡然而改

曰我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幡然之改尹之明也夫蒙之三不有躬无攸利則屯之六四求而往吉无不利宜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當屯難之時居坎險之位則五其致屯之主也夫九五之剛中正非有失德也特以膏澤不下而德施未光民心未歸而思亂者衆故屯難不得不生於此時也坎為雨故稱膏當屯之時故曰屯其膏夫出納之

吝謂之有司則屯其膏者特有司之事爾故小者之職以屯膏為正則吉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此大君之體天也故大君之道以屯膏為正則凶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而使之為國家災害並至所謂災害並至其屯也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乘九五之勢而居屯之極故亦曰乘馬班如夫能使五之施澤未光而致此屯難者皆上六陰蔽之

力也屯極至此易窮則變上六之傷可勝旣邪故曰泣血漣如坎為加憂為心病為血卦故屯之極備此象也何可長也者謂乘君之勢而相與以成是屯屯極矣居此高位其能久乎湯武一出而飛廉惡来之誅不可逭也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

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合艮坎而成體艮止也而為山坎險也而為水山

下有險遇險而止昧其所適蒙之義也人性本明一

發其機則矢去川決而蒙者亨矣亦乾元者始而亨

也之義夫蒙之能亨者以亨道而行也所謂亨道時

中是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又曰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夫喜怒哀

樂未發故為蒙及其既發而又皆中乎節此以亨道

而行也所謂時中也六五為蒙之主而九二則發其蒙也五艮體艮少男也故曰童蒙我謂二也居相應之地有剛中之德五實資之以發其蒙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謂五有順巽之志以下應於二然後二從而應之也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可與有為也韓退之師說有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決疑而辨惑也發蒙之道而曰筮云者所以決其疑也占筮以誠敬為本不誠未有能動故也故初筮則告

之告之云何告之以吾剛中之德而已爾曰剛中云者即君子之時中也以吾之剛中而亨彼之亨此以性覺性之道也若夫筮以決疑也而有再三之瀆則誠意亡矣故以不告告之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此以不告告之之謂也夫天之予我以此性也正而已矣自正之外无他事也當蒙之初務養吾正則用力寡而成功多正之體不搖而正之用日長而日益矣此作聖之功

也故曰利貞謂當蒙之初所利者養正也程河南曰未發謂之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以蒙學之至善也朱子發曰學未至於聖未足謂之成德故夫子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艮山也而在上坎水也而在下蒙之象也不曰山下

有水又不曰山下有險而曰山下出泉云者夫山下有險彖既言之矣象者所以言彖之未言也泉者水之源所謂純一而不雜者是矣泉之始出於山下也以汎則蒙之欲亨而未亨之象故不取山下有水之義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混混蒙也不舍晝夜則所蒙者亨矣至於盈科而後進則所蓄厚矣君子以是果行而育德德者行之源也所謂果行者以亨行也不舍晝夜

之謂也所謂育德者以養正也盈科而後進之謂也
孟子養氣之說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此君子行
欲其果也又曰配義與道无是餒也此君子德欲其
育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
以正法也

傳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用訓
于蒙士以六居初陰暗而未明所謂蒙士也欲發其

蒙不於此時而豫以禁之不可也故曰利用刑人而
象曰以正法也夫所謂刑人者非必殺戮之也正其
法以示之立其防束曉其罪戾而豫以禁之使蒙蔽
者知所戒懼欲有所縱而不敢為然後漸知善道可
得而化之也當是時也夫茍說其桎梏而不豫以禁
之則過此以往不可復制矣雖有善教何由而入乎
故於發蒙之初用刑人則以為利用說桎梏則以為
吝也噬嗑亦明罰勑法之卦也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夫當噬嗑之初屨校滅趾而使之不行乃能无咎則當發蒙之初用説桎梏而縱之使往能无吝乎桎梏與校皆刑具也程河南曰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傳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以德則子事我也在蒙

之時則二與五最矣故二之一爻以二與五剛柔相
接而兼發其義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即此三語
足以見二與五之懿也夫二與五居相應之地二有
包蒙之德故以剛接柔而蒙者資之五有順巽之德
故以柔接剛而二則納之順巽之道婦之道也匪我
求童蒙故五之於二不得不盡順巽之道童蒙求我
故二之於五不得不擴包容之德包蒙吉此二之吉
於五也納婦吉此五之吉於二也或曰五君也而又

有婦之象何也曰泰之六五曰帝乙歸妹則亦下交於九二也庸何嫌乎説易者不以象害意可也坎與艮皆乾之子也二與五相與以用事則柔剛相接而家道成矣故曰子克家剛柔接也求之古人則商之保衡太甲周之周公成王是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夫昧其所適至於喪軀失德者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蒙不足以盡之故此爻獨不言蒙且人之所恃以自

立於世者以其有廉恥之維在也廉恥之維一或廢

缺則无所不至矣故蒙之六三陰迷妄動而以勿用

取女為義焉夫女之所以勿用取者以其妄動故也

上九其正應也上九艮體艮止於上而无下女之義

此六三以坎水之性趨下而從二焉見金夫也金夫

以利合也以利而合則喪軀失德矣故曰不有躬夫

知以利合而不知喪軀失德之為非利甚矣其惑也

故又曰无攸利然則上九正應也而乃勿用取之者以六三不能静以待上之求而失足於二焉故也故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夫失德之女人勿用取失德之臣君所不臣失德之士君子不友其或取之臣之友之是亦蒙矣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

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讀其書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君子之學求以亨吾蒙也葢汲汲於此而後足以有立六四以陰居陰蒙昧无覩曾无剛明之親援以誘掖之孔子所謂困而不學者故曰困蒙吝吝者虛空无得歟然而不足也陽為實九二是也二發蒙之主四於初非應也固不得因初以親二三以不正實閒忌夫已也又不得如五之應二故曰獨遠實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不順則不能從善不巽則不能下賢五雖君位而以六居之又艮體也故稱童蒙童蒙尤不可以不資於人也故虛中无我而順以巽以下求於二如是則優於天下矣故吉也太甲之於保衡也拜首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頼正救之德圖惟厥終成王之於周公也亦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夫二主沖主也志於亨蒙亦篤矣其所以為是巽順也亦至矣商周之所以隆也有由哉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九以陽剛之才處蒙之終很然而不服所謂蒙之極者而不可告語者也故至此不得已當擊而去之夫所以擊而去之者務以已其寇暴之亂故也寇去則止若又擊之不已而寇自我作焉則是為寇也孟子曰古之為關者將以禦暴今之為關者將以為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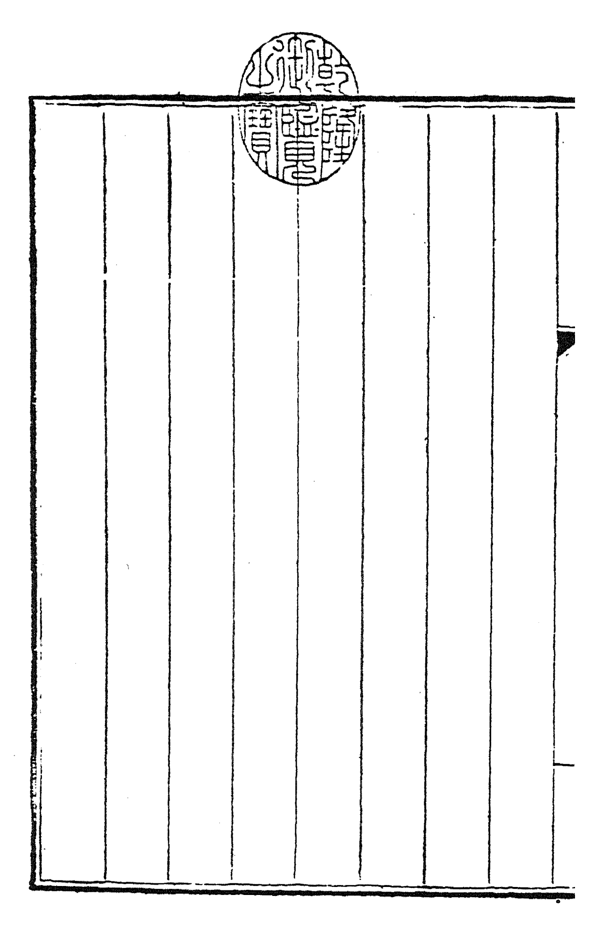
夫關一也何古今之異歟禦之不已而或至於生事造怨則是為暴也故蒙之初發蒙利用刑人而用說桎梏則以為吝上之擊蒙利用禦寇而為寇則以為不利上无過暴下无不服故曰上下順也程河南曰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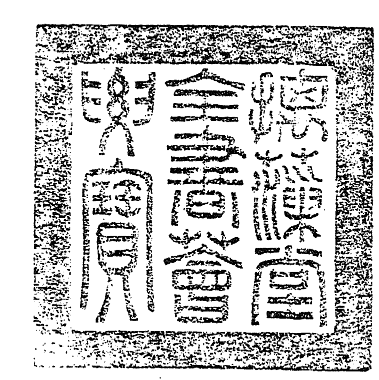
童溪易傳卷四

謹案卷三第七頁後七行有之是然句疑有誤

卷四第八頁後三行而相與有成是屯之極矣刋本有訛以之訛屯今並改

第十頁後五行而從心所欲刋本從訛縱據論語改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宣森光